

教室中的角色

陳豪毅*

臺東縣和平國小



在我新接一個班級，將第一步踏入教室時，通常會有兩個情形，一個是學生乖乖的坐著等著你，沒有任何的雜音，他們屏息著，等待一個將來要與他們相處的特殊角色—教師；另外一種情況就顯得混亂點，大家自顧說著假期的生活，或站著不知在做什麼，感覺就像是等菜上桌，等我一進場，他們又不自覺的組織起來，產生一種騷動來回應我的現身。

我比較喜歡後者多一點，至少我還有機會瞥見他們最真實的表情，他們吵雜，不受其他人影響「表達」自己，他們的表情雀躍似乎在「期待」什麼新生活；他們說著笑話，互相調侃彼此，展現「幽默」感；他們玩著新的遊戲，肯定是「嘗試」過後的新玩法；他們告訴好朋友新的發現，「分享」他們喜愛的事物。

我不喜歡前者的原因正是如此，在我步入教室地板前，他們就大多是這樣了。他們害怕表達自己，怕說了錯誤的答案；他們安靜，因為他們寧可無條件的安靜也不要觸犯了規訓（discipline）；他們知道要做什麼，但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；他們缺乏自信，不敢舉手發問；他們習慣將環境維持現狀，不喜歡去破壞和創造；他們無法分享想法，因為那似乎對學習來說一點用處也沒有。

你也許會問，這樣的教室真的存在嗎？但我覺得你更應該問，這樣的教室好在哪裡？這只是兩種對比的情況，實際上的教室，可比這些描述複雜多了。



壹、不健全的社會

一間教室，也許很多教師都會形容它為「一個小型的社會」，我百分之百認同，但我也必須承認這是個不健全的社會。姑且不論這個社會缺乏什麼東西，但是，在人的角度上來看，這根本不合常理。老師幫學生授課，準備教材，擔心孩子考不好，或者無法在下個學習階段進到好的學校，講光抄的時代或許過去了，但是迎來的仍然還是一個輸入輸出單一化，一條腸子通到底的教育環境，因為我們無法預知未來，所以僅僅守住成績即可，完成作業為重，這或許僅僅只是個餐廳，消費者點菜，服務員上菜。

教師和學生，他們在教室裡僅僅只是兩種人。但是最大盲點是，這兩者互動關係過於形式主義、僵化，他們這兩種人守住自己的身分，是一種向內的機械式運作，老師有老師的職責、學生有學生的本分，大家一起安份守己。很少人去談教室裡的權力關係，但是實際上權力在教室無所不在，既然是權力關係，我們就必須從角色（role）開始談起。

首先，在權力底下，學生是缺乏安全感的，在課堂裡看同一本書，就是和在家裡看不一樣。為什麼？因為，是老師指派的，同時也是必須丟出成果的，不管是心得、作文或學習單，我們老師從來很少以「無目的的目的」去開拓學習的開放性。這是極為簡單的「主動—被動」的權力結構，對於一個需要學習動機的學生來說，老師站在講臺，學生坐在椅子上聽講，是一個早已被證實無效的教學方法。不知道有

沒有人發現，許多小學存在已久的講臺已經逐漸被撤除了，然而，那個象徵著權威時代的平臺雖然被撤除了，但是威權仍在。我提用康德美學理論所談的「無目的的目的性」並非是意圖消滅教育的動機，而是強調審美的「無利害關係」，真正的學習，難道是因為想要獲得某種東西（成績、獎品、學歷），而前進的嗎？然而怎麼做，僅只是心境的轉換，老師也需要學習，我們如果想學某種東西，老師和學生可以一起探索，設定目標後一起前進，讓教師和學生成為夥伴、互助者。

所以，就學習來說，如果一個社會能學習呢？我們可以怎麼做？答案是，不只學生要學、老師要學、學校也更應該要學。在此我們必須拆解上述教學者的主動權，如果一名教師對教學很負責任，將教科書教完，將評量測驗完畢，提供分數給學校和家長，請問主動何在？倘若教師只是依賴口說、依賴教科書、依賴分數的漲幅，那麼主動性永遠也不會出現的。這種關係只不過是「互被動」

（interpassivity），意思是，不管學生和老師多麼努力，或者多麼的萎靡，學習的意義早已經被狹隘定義了：國語、數學考高分；完成教科書中的題目。造就的斐然績效是，學生沒有興趣、考試機器、厭惡閱讀。因此，我們如何在這個小社會中建造「互相主動」的關係，讓學生在學習中練習獨立，自己能夠獨立閱讀、獨立發表想法、獨立設計、組織、領導，這才是教育者的工作，讓他們走向獨立而展現自己的道路上。

貳、設計：創造角色

長期以來，我們時常關注老師怎麼教，大量的創造方法；同時，教育部面對社會多元的需求，將大量的議題丟入教學現場。老師要教一堆東西，學生要學的也是一堆，哪來的空間去創造角色呢？

首先，我的觀點是，教育者必須要先能夠掌握教材，在一定限度上自己透過設計教材、編選學生學習的主題，並且了解學校環境和學生的生活，將教科書以往的工作移到自己身上。我們必須能夠先自己擺脫依賴，掌握媒材，才有可能創造，並且驅動教室中那些對世界懵懵懂懂的小個體。再來才是學生如何學，將學習的重點放在學生學習路徑的創造上，你才有可能幫他建立學習成功的戰績，因此，問題是，學生的差異如此之大，你如何去掌握呢？

正是因為無法掌握課室裡每個不同的差異個體，因此更不需要去強硬的介入和取代。學生擁有他自己的劇本，所以身為教師，必須去給予學生扮演角色的權力，儘管他會很慢，但是你必須給他工作，這種工作不是只把書讀好，他更大的關鍵是

練習獨立。

如果你有機會看到小孩自己玩扮家家酒你就會明白，他並不是扮演，而是「發作」（act out）。讓學生發作的意義是，讓他擺脫以往教師在場所引起的害怕、約束、規定等等的束縛，給孩子空間和時間去發揮，那麼它就能夠自己動起來，而且實質上還是一種自力演繹的藝術行為。

教師的工作應該是，蒐集和處理資料；設定目標和矯正方向，針對每個學生的反應和眼神，去給予他所認為不可能勝任的角色。別管進度了，如果你想要跟著他們有意義且快樂的前進，那麼一開始的設計工作很重要，確立一個主題，讓孩子在裡頭自己找尋目標。我的意思並非要孩子拋棄識字、放棄算數基本的技能，而是讓他們明白你的理念，跟著你的風格一起去挑戰。試問，一個考高分的孩子和一個能大方表現自己想法的孩子，哪一個會得人喝采，哪一個更有機會在未來，在一個教師所不知道的未來中，得到一個在未來「被發明」出來的工作呢？

所以教師的解決現實困境的方式是去「設計」，雖然這個詞一直以來都被歸類在美術學門，一個被認為沒有錢途的工作領域，或是一直以來都被認為，如果沒有美術天分，就沒有機會的學門。但是，教師難道不應該是個設計師，難道應該等待新的教科書出版或教育部頒訂新法規後才能工作的人？難道針對環境所設計的學習單沒有教師的一點想法？設計不應該被用錯地方，不應該只是為了表面的形式給定義。事實上，我真切的認識到，有許多教師創造出超厲害的教學設計，他們所規劃的活動和課程，不僅好用也有效。然而我們更應該組織起來，而且了解學生的學習並不是完成教師的安排，而是要延續、開拓學生自己的可能性。

所以學生的角色有什麼可能性？教師設計的方向應該如何？是需要重新斟酌的！首先，教師的設計必須要讓學生能自己動手，而非單純只是用耳朵聽講，用眼睛觀看。如果你要教學生一公畝地的大小，你可以怎麼設計？何妨讓學生動手在操場丈量，讓學生自己標示一公畝的大小，讓他告訴你一公畝有多大。在這種想像中，學生可以是丈量者、組織者、規劃者、發言人，而常常在臺上說話的老師們不要努力錯了方向，讓他們知道你要看見什麼，下達指令、規劃工作內容，這就是設計。

在教學現場，學習目標必須劃分的很詳細，比如你要讓學生認識新詞，你可以請學生上網找圖片來說明新詞（目標：搜尋、判斷），你絕對有能力教他製作簡報（目標：資訊技能、編輯能力），給他時間介紹他的報告（目標：口說表達、舞臺

自信)。方法皆有可能，但總比教師用嘴巴講好，總比用教科書廠商給的光碟來的真切。學習目標詳細且必須具有總體性，因為總體性的意義是跨領域連結的建立，至少讓知識的認知路徑不再被學科切分。

參、角色的可能性

從群體的角度來看學生，如果單純將學生設定為觀眾時，他們大多扮演的是大眾（mass），如果將學生導向主動性的學習過程中，他們才有可能從教學中的使用者（user）幻變成為諸眾（Multitude）：容納多種（multi）學習態度（attitude）的學習團體。它所指向的目標是小說式的情節，讓每種角色發揮他的特質，儘管是配角也應該要具備它應有的生命力。教育界目前盛行的「合作學習」、「學習共同體」都是極棒的例子，它都是一種理念，而非方法，因為，每個地區、每個家庭下所組成的學生群體都極為不同，但重點是，尊重學生的多元和維持教師的創意。

從個體上來談，學生也分為害羞內向和大膽外放等等，他們是極具差異性的，如何尊重並且協助每種差異的個體是種藝術，此差異化的教學是創造整體性（totality），背後的終極目的是認識自己（identity）。但也別忘了，老師也是有風格的，建立教師自己的風格是心靈的照料技術，專業知識永遠都只是工具，我們的孩子需要不同的思考去面對不同的社會和世界，偉大的教師都是在心靈上和學生對話與輔導。

我認為，真正的學習者是能在角色上不斷變換的。數位化時代、科技技術的加速進展，讓學生乃至於各種社會工作都不再單一，未來的工作是多重任務（multitasker）導向的，人類的智識在氾濫的資訊社會中也在進展，可以同時處理多種課題變為一種本能。因此我們如何運用多種的觀察，並創造教室內多元角色的融合和混搭可以說是種前社會的遊戲，更重要的是，讓學生扮演好自己天生的性格，發揮潛能。而我是這麼做的：

第一：開發學生的多種學習感官

我們太仰賴視覺了，儘管閱讀是獲取知識的最好方法，然而我們卻也從未正視過其他感官的能力。聽力是很棒的學習路徑，我讓學生觀看與教學主題的影片，讓他們多聽，我也讓他們練習打逐字稿，它是一種藉由聽，轉化為文字的過程，聽得懂就打的對，它的層次包括聽得懂音（signifier），再來是聽得懂意（content）。再者是「觀看」，約翰·柏格（John Berger）在《觀看的方式》中提到：「觀看先於語言，孩童先會觀看和辨識，接著才會學會說話」，觀看的方式決定了知識和信仰的

角度。我讓孩子認識圖片，學會描述圖片，用眼睛明確而客觀的說話，例如：我看到一張紙飄在空中，有個帶著黑色高帽的男子，手拿著雨傘，雨傘被風吹得翻了過來...。尤其在中文裡，過多的修辭與華麗的詞藻取代了孩子的眼睛，他們變得不夠客觀，因此多有貧乏和矯情。我要告訴各位，我們不是太依賴文字，而是我們太依賴同一種解讀（de-coding）路徑，我們應該在教學的途徑上逆轉（reverse）認知的流程。想想，最有能力用圖像、語言、聲音和場景說故事的人是誰？是電影導演，因為他們不斷逆轉其中的表現方式，使其意義不斷流轉，因為每個人認知世界、解讀訊息的方式都不同。

因此，我的孩子們自己尋找圖片，它們是「搜尋者」，必須自己學會過濾。教室裡我們時常使用平板和網路，如果你沒有資訊工具也沒關係，因為真正可以讓他們學習的方式是「編輯」，學會編輯可以從報紙、雜誌或任何文宣品上獲得，他們也得知美工排版對於視覺閱讀的舒適感；我讓他們透過影片學習，自己看影片去嘗試製作小東西和多種文創作品；我們用他們在雨後抓來的蝸牛製作蝸牛食譜，親自烹煮，它們可以是「廚師和美食品嘗家」；我們在綠色主題課程中做出一臺水冷氣機，放在教室讓大家涼快上課，它們是「自造者（Maker）」，也是材料的「蒐集者」；他們自己依照主題拍照，記錄生活環境和感覺，我無法取代他們任何的情緒，他們必須學會掌握和表達內心的東西。我實在不知道一個僅僅只學過幾堂攝影課的孩子，何以拍得像藝術家一樣好，它們是天生的「攝影師」。所以，如果你還認為學生只能當觀眾那你真的扼殺了他們的潛能，利用角色的扮演和任命，他們可以在課堂上學的更好，而且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那不是很有效嗎？

第二：不斷變換的「劇場」

我無法為自己找到一個最佳的教學方法，因為每一堂課室即使是同一種學科，都因為每天學生的狀況和學習的回應程度，而得即時重新修正。在工具上，我使用的網路協作平臺，Google雲端是最常使用的媒體，它整合了多種文書處理的工具，並且能即時共同編輯和校訂，我利用它同步（Sync）的優點，讓大家可以每一分鐘都能夠因為任務在身而隨即投入學習狀態當中。傳統的課室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是，當我們要求學生關注在老師的演說上時，很多時候就浪費掉了學生學習的時間，因此能夠共同一起工作是一種令人感到興奮的狀態，每個個體都奉獻心力的現場即是「劇場」。

這種劇場觀念來自於將自我脫離教學現場的觀看，是我正在觀看自我的試煉。

正因為這種後設的視界，讓我開始凝視學生的學習狀態，當他們開始玩筆、抖腳或者放空時，我知道他們已經退居幕後，和整齣戲也無所關聯。事實上，教學現場也有它自己的角色—空間的屬性。我嘗試讓孩子們上臺當老師，讓空間改變，也許他們會僵硬地站著，因為他從沒有經驗練習屬於自己的演說場域，因此他們當然會慌張失措，我願意等待，我充當主持人，讓他們討論的話題周旋在興趣和文本脈絡中，你去需引起他的好奇心，教學者有必要讓學生自己引導一件事情，他們自己所引發的事件讓空氣的氛圍變化了，課室劇場的張力才能夠被感知到。

教師是主持人，所以一堂課能夠變成綜藝節目，或者闖關活動；教學者可以是教練／師傅，所以課程能夠幻變為練習場、工作坊；這些都是劇場的想法，因為你必須安排種種情節和轉折點，讓他們隨時準備進入新的對話情境，一堂課或許不足以看見成效，但是多樣試驗的累積，將讓學生更能隨機應變，將教室內的客人一起拉上臺演戲吧！在我的課室裡頭，有很多的嘗試，有時候我設計的很完整，但學生無法百分之百完成，也有些嘗試無法開始，因為時間和體制的不允許，但總算是試過了。

在種種激情和沉靜後我才開始明白，教師產生了自己的經驗，學生也才能從經驗中驗證。得到的結果也許是失敗，但是這種學習方式要強調的是劇場式的過程，而非演出後的喝采。是一種藝術不是作品(Art without work)的概念，這種概念對教師而言強調的是教材的重整、規則的破除和教學風格的建立；對學生來說，是種不怕失敗的心智、信心的建立和自我的現身（self reification）。或許人生總如戲，但教室中的生命是不是共同體，需要更多的衝撞和拆解能夠發生，因為那是角色生命最撼人的敘事。

*陳豪毅，臺東縣和平國民小學教師

電子郵件：obeyabit@gmail.com